

全圖石頭記

上卷



護花主人摘誤

石頭記結構細密。變換錯綜。固是盡美盡善。除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之外。小說中無有出其右者。然細細翻閱。亦有脫漏紕繆。及未愜人意處。余所閱補珍。是坊肆翻板。是否作者原本。抑係翻刻漏誤。無從考正。姑就所見。摘出數條。以質高明。非敢雌黃先輩。亦執經問難之意爾。

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並未敘明。似屬漏筆。

十二回內。說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寫書接林黛玉。賈母叫賈璉送去。至十四回中。又說賈璉遣昭兒回來投信。林如海于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爺同林姑娘送靈到蘇州。年底赶回。要大毛衣服等語。若林如海于九月初身故。則寫書接黛玉應在七八月間。不應遲至年底。況賈璉年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應當時帶去。何必又遣人來取。再年底纔自京起程到揚。又送靈至蘇。年底亦豈能赶回。先後所說。似有矛盾。

是極

吾亦疑之。必有挂漏
并錯無疑

史湘雲同列十二金釵中。且後來亦曾久住大觀園。結社聯吟。其豪邁爽直。別有一種風調。則初到甯榮二府時。亦當敘明來歷。態度及十二回以前。並未提及。至十三回。秦氏喪中。敘忠靖侯史鼎夫人來弔。忽有史湘雲出迎。亦不知何時先到甯府。突如其來。未免無根。恐係翻刻誤填。非作者原本。

十七回。大觀園工程告竣。櫺翠苑已圈入園內。究係何時建蓋。何人題名。妙玉於何時進苑。如何與賈母等會面。竟無一字提及。未免欠細。

十八回。元妃見山環佛寺。即進寺焚香拜佛。自然即是櫺翠苑。維時妙玉若已進苑。豈敢不迎接。元妃抑係尚未進苑。或暫時迴避。似應敘明。

論得細

凡上下兩回交接處其情事不相貫者全書只此一問

尙無礙理

尙無礙

尙無礙

此等處其實疏漏

此亦膠柱之見

此評亦的

亦膠柱之見

三十四回。襲人赴寶釵處。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曾否借書。一字不提。竟與未見寶釵無異。似有漏句。三十六回。襲人替寶玉繡兜肚。寶釵走來。愛其生活新鮮。於襲人出去時。無意中代繡兩三花瓣。文情固嫵媚有致。但女工刺繡大者上細小者手刺均須繡完配裏方不露反面鍼脚。今兜肚是白綾紅裏。則正裏兩面已經做成。斷無連裏刺繡之理。似于女紅欠安。三十五回。寶玉聽見黛玉在院內說話。忙叫快請。究竟曾否去請。抑黛玉已經回去。與三十六回情事不接。似有脫漏。

五十三回。賈母慶賞元宵。將上年囑做燈謎一節。竟不提。似欠照應。

五十八回。將梨園女子分派各房。畫蓋之齡官。是死是生。作何著落。並未提及。似有漏筆。

六十三回。平兒還席。尤氏帶佩鳳偕鸞同來。正在園中打鞦韆時。忽報賈敬暴亡。尤氏即忙忙坐車。帶賴

昇一千老家人媳婦出城。佩鳳偕鸞並未先遣回家。稍覺疏漏。

六十七回。尤三姐自刎。尤老娘送葬後。並未回家。自應仍與尤二姐同住。乃六十八回。王鳳姐到尤二姐

處。並不見尤老娘。尤二娘進園時。母女亦未一見。殊屬疏漏。

六十九回。尤二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覺。何以知其死于吞金。不于賈璉見屍時。將吞金屍痕敘明。一

筆。亦似疏漏。

七十三回。賈政差竣回京。先一日珍璉寶玉既出迎一站。回家伺候。應先稟知賈母王夫人。次日即應俱

在大門迎接。何致賈政已在賈母房中。直待半頭。恩忙來找寶玉。始更衣前去。此處敘事未免前後失

于照應。

七十七回。晴雯被逐病危。寶玉私自探望。晴雯贈寶玉指甲。及換著小襖。是夜寶玉回園。臨睡時。襲人斷

本是空中樓閣何妨
絕跡飛行

無不見紅襖之理。寶玉必向說明。囑令收藏。乃竟未敘明。實爲缺漏。

八十三回說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雖八十回中曾有十分鬧得無法。薛蟠便出門躲避之句。似不過偶然暫避。旋即回家。若多日不回。薛姨媽寶釵豈有不叫人尋找。聽其久出之理。今寫金桂同寶釵噪鬧。竟似薛蟠已久不回家。未免先後照應不甚熨貼。

一百十二回賈母所留送終銀兩。尙在上房收存。以致被盜。則鴛鴦生前豈有不知。乃一百十一回中鴛鴦反問鳳姐。銀子曾否發出。此處似不甚關樞。

林黛玉雖是仙草降凡。但心窄情癡。以致自促其年。卽返真還元。應仍爲仙草。與寶玉之石頭無異。纔是本來面目。論其生前情欲。不應卽超凡入聖。遽爲上界神女。至瀟湘妃子。不過因其所居之館。又善于悲哭。故借作詩社別號。且妃子二字。亦與閨媛不稱。何必坐實其事。一百十六回中寶玉神遊太虛幻境。似宜同尤三姐等恍恍惚惚。似見非見。引至仙草處。見其微風吹動。飄搖嫵媚。及仙女說出因緣。便可了結。末後絳殿珠簾。請回侍者一段文字。轉覺畫蛇添足。應否刪節。請質高明。

一百十九回寶玉不見。次日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嬌娘等俱來慰問。惟李綺邢岫烟二人不到。李綺當是已經出閣。邢岫烟與寶釵爲一家姑嫂。且寶釵素日待之甚厚。乃竟不一來。終覺欠細。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護花主人摘誤終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護花主人總評

石頭記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一段看。方知結構層次。第一回爲一段。說作書之緣起。如制藝之起講。傳奇之楔子。第二回爲二段。敍甯榮二府家世。及林甄王史各親戚。如制藝中之起股。點清題目眉眼。纔可發揮意義。三四回爲三段。敍寶釵黛玉與寶玉聚會之因由。五回爲四段。是一部石頭記之綱領。六回至十六回爲五段。結秦氏誨淫喪身之公案。敍熙鳳作威造孽之開端。按第六回劉老老一進榮國府後。應卽敍榮府情事。乃轉詳于甯而略于榮者。緣賈府之敗造孽開端。實起于甯。秦氏爲甯府淫亂之魁。熙鳳雖在榮府。而弄權實始于甯。府將來榮府之獲罪。皆其所致。所以首先細敍。十七回至二十四回爲六段。敍元妃沐恩省親。寶玉姊妹等移住大觀園。爲榮府正盛之時。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爲七段。是寶玉第一次受魔幾死。雖遇雙真持誦通靈。而色孽情迷。惹出無限是非。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爲八段。是寶玉第二次受責幾死。雖有嚴父痛責。而癡情益甚。又值賈政出差。更無拘束。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爲九段。敍劉老老王鳳姐得賈母歡心。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爲十段。於詩酒賞心時。忽敍秋窗風雨。積雪冰寒。又於情深情濫中。忽寫無情絕情變幻。不測隱寓泰極必否。盛極必衰之意。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爲十一段。敍甯榮二府祭祠家宴。探春整頓大觀園氣象。一新是極。盛之時。五十七回至六十三上半回爲第十二段。寫園中人多。又生出許多唇舌事件。所謂興一利卽有一弊也。六十三下半回至六十九回爲第十三段。敍賈敬物故。賈璉縱慾。鳳姐陰毒。了結尤二姐尤三姐公案。七十回至七十八回爲第十四段。敍大觀園中風波疊起。賈氏宗祠先靈悲歎。甯榮二府將衰之兆。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爲第十五段。敍薛蟠悔娶。迎春誤嫁。一嫁一娶。均受其殃。及寶玉再入家塾。賈環又

此外何嘗實有其人
然天地間亦何嘗無
此等人

此論雖未免穿鑿然
論來頗近人情

結仇怨。伏後文中。舉賈等事。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爲第十六段。寫薛家悍婦。賈府匪人。俱召敗家之禍。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爲第十七段。寫花妖異兆。通靈走失。元妃薨逝。黛玉夭亡。爲榮府氣運將終之象。九十四回至一百三回。爲第十八段。敘大觀園離散一空。賈存周官箴敗壞。并了結夏金桂公案。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爲第十九段。寫賈榮二府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及妙玉結局。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爲第二十段。了結鳳姐寶玉惜春巧姐諸人。及賈榮二府事。一百二十回。爲第二十一段。總結石頭記。因緣始末。此一部書中之大段落也。至於各大段中。尙有小段落。或夾敘別事。或補敘舊事。或埋伏後文。或照應前文。禍福倚伏。吉凶互兆。錯綜變化。如綫穿珠。如珠走盤。不板不亂。總評中不能臚列。均于各回中逐細批明。

石頭記一書。全部最要關鍵。是真假二字。讀者須知真卽是假。假卽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數意。則甄寶玉。賈寶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爲作者冷齒。亦知作者匠心。

石頭記雖是說賈府盛衰情事。其實專爲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作。若就賈薛兩家而論。賈府爲主。薛家爲賓。若就賈榮兩府而論。榮府爲主。寧府爲賓。若就榮國一府而論。寶玉。黛玉。寶釵三人爲主。餘者皆爲賓。若就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論。寶玉爲主。黛玉爲賓。若就釵黛兩人而論。則黛玉。寶玉。卻是主。中寶釵。又是副。冊之香菱。是賓。中寶釵。又是副。冊襲人等。不能入席矣。讀者須分別清楚。

甄士隱賈雨村爲是書傳述之人。然與茫茫大士。空空道人。警幻仙子等。俱是平空撰出。並非寔有其人。不過借以敘述盛衰。警醒癡迷。劉老老爲歸結巧姐之人。其人在若有若無之間。蓋全書既假託村言。必須有村嫗貫串其中。故發端結局。皆用此人。所以名劉老老者。若云家連衰落。平日之愛子嬌妻。美婢歌童。以及親朋族黨。幕賓門客。豪奴健僕。無不雲散風流。惟剩此老嫗收拾殘基敗局。滄海桑田。言

之酸鼻聞者寒心

不嫌此四字

石頭記專敘甯榮二府盛衰情事。因薛寶釵是寶玉之配。親情更切。衰運相同。故薛蟠家事。亦敘得詳細。從來傳奇小說。多託言于夢。如西廂之草橋驚夢。水滸之英雄惡夢。則一夢而止。全部俱歸夢境。還魂之因夢而死。死而復生。紫釵彷彿相似。而情事迥別。南柯邯鄲功名事業。俱在夢中。各有不同。各有妙處。石頭記也是說夢。而立意作法。另開生面。前後兩大夢。皆遊太虛幻境。而一是真夢。雖閱冊聽歌。茫然不解。一是神遊。因緣定數。了然記得。且有甄士隱夢得一半幻境。絳芸軒夢語含糊。甄寶玉一夢而頓改前非。林黛玉一夢而情癡愈錮。又有柳湘蓮夢醒出家。香菱夢裏作詩。寶玉夢與甄寶玉相合。妙玉走魔惡夢。小紅私情癡夢。尤二姐夢妹勸妬婦。王鳳姐夢人強奪錦匹。寶玉夢至陰司。襲人夢見寶玉。秦氏元妃等託夢。及寶玉想夢無夢等事。穿插其中。與別部小說傳奇說夢不同。文人心思。不可思議。

石頭記一書。有正筆。有襯筆。有借筆。有明筆。有暗筆。有先伏筆。有照應筆。有著色筆。有淡描筆。各樣筆法。無所不備。

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牘。爰書戲曲。以及對聯扁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棋書畫。醫卜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菓。畜養禽魚。鍼醫烹調。巨細無遺。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頑善。節烈豪俠。剛強懦弱。及前代女將。外洋詩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妓優伶。黠奴豪僕。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俱有。事蹟則繁華筵宴。奢縱宣淫。操守貪廉。宮闈儀制。慶弔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設壇。貿易鑛營。事事皆全。甚至壽終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藥誤。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見項背。

賈釵言其有德有才
未免過褒

書中多有說話衝口而出。或幾句說話止說一二句。或一句說話止說二三字。便咽住不說。其中或有忌諱。不忍出口。或有隱情。不便明說。故用縮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筆。

福壽才德四字。人生最難完全。甯榮二府。只有賈母一人。其福其壽固為希有。其少年理家事蹟。雖不能知。然總其臨終遺言。說心寔吃虧四字。仁厚誠定。德可概見。觀其嚴查賭博。洞悉弊端。分散餘費。井井有條。才亦可見一斑。可稱四字兼全。此外如男則賈敬。賈赦。無德無才。賈政有德無才。賈璉小有才而無德。賈珍亦無德無才。賈環無足論。寶玉才德另是一種。於事業無補。女則邢夫人尤氏無德無才。王夫人雖似有德。而偏聽易惑。不是真德。才亦平庸。至十二金釵。王鳳姐無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好。而壽既不永。福亦不久。迎春是無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癡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祇有文墨之才。寶釵卻是有德有才。雖壽不可知。而福薄已見。妙玉才德近于怪誕。故陷身盜賊。史湘雲是曠達一流。不是正經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論。均非福壽之器。此十二金釵所以俱隸薄命司也。

石頭記一書。已全是夢境。余又從而批之。真是夢中說夢。更屬荒唐。然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來。事物何處。非夢。何人。非夢。以余夢夢之人。夢中說夢。亦無不可。

總核書南云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三十三人

二之評最的

總核書中人數除無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

園中諸女皆有如花之貌。即以花論。黛玉如蘭。寶釵如牡丹。李紈如古梅。熙鳳如海棠。湘雲如水仙。迎春如梨。探春如杏。惜春如菊。岫烟如荷。寶琴如芍藥。李紋李綺如素馨。可卿如含笑。巧姐如茶蘼。妙玉如簫。平兒如桂。香菱如玉蘭。鴛鴦如凌霄。紫鵲如蠟梅。鶯兒如山茶。晴雯如芙蓉。襲人如桃花。尤二姐如楊花。三姐如刺桐梅。而如蝴蝶之栩栩然遊於其中者。則怡紅公子也。

昔賢詔人讀有用書。然有用無用。不在乎書在讀之者。此書傳兒女閨房瑣事。最爲無用。而中寓作文之法。狀難顯之情。正有無窮妙義。不探索其精微。而概曰無用。是人之無用。非書之無用。頭腦多烘。輩斥爲小說不足觀。可勿與論矣。若見而信以爲有者。其人必拘見而決其爲無者。其人必無情。大約在可信可疑。若有若無。閒斯爲善讀者。

人於死至無不一矣。如可卿之死也。使人思金釧之死也。使人惜晴雯之死也。使人慘尤三姐之死也。使人憤二姐之死也。使人恨司棋之死也。使人駭黛玉之死也。使人傷金桂之死也。使人爽迎春之死也。使人惱賈母之死也。使人羨鴛鴦之死也。使人敬趙姨娘之死也。使人快鳳姐之死也。使人歎妙玉之死也。使人疑竟無一同者。非死者之不同。乃生者之筆不同也。

昔仲春之夕。與友會飲。晦香居。酒既曄。各述生平奇夢。一客曰。吾曾夢歷天庭。手搦星斗。雲霞拂衫裏。下視城郭。蠕蠕欲動。一曰。吾夢爲僧。結廬深山頂。覺爾時萬緣俱寂。一曰。吾夢得窖銀數百萬。遂治園亭。蓄姬媵。食必珍羞。出必車馬。座上客滿。譽聲盈耳。若固有之矣。一曰。吾夢與靈均談。維時蘭蕙百晦。香沁心腑。徐叩天門。招魂諸篇。意義笑而不答。一曰。吾夢涉海。汪洋萬頃。四顧無人。不知身之所如。一曰。吾夢錦標簪花以歸。一曰。吾夢諸兒成立。侍養無缺。一曰。吾夢殺賊。振臂大呼。羣醜悉竄。盜魁倔強。引

凡讀公之所夢此書無不夢之

如此讀法真善讀此書者所宜極是

刀斬之。觸體滾地。血濺衣履。一曰。吾夢至地獄。見斷手缺足者。現諸苦惱狀。一曰。吾夢爲白。飢腸作鳴。沿門叫呼。訖無一應。余時不語。客詰之。余曰。備聞諸夢。幻也。壯也。清也。妖也。誕也。諸公之夢。皆吾之夢。吾多夢。吾亦無夢。且與諸公同讀石頭記一夢。

余自歎年來死灰槁木。已超一切。非非想。祇鏡奩閒。尙恨恨不能去。適來無事。雨窗展此。唯恐濺溼。竊謂當養苦茗讀之。燕名香讀之。於好花前讀之。空山中讀之。清風明月下讀之。繼南華離騷讀之。伴涅槃維摩讀之。天下不少慧眼人。其以予言爲然乎否乎。

袁子才詩話。謂紀隨園事。言難徵信。無毫釐似處。不過珍愛倍至。而硬拉之。弗顧旁人齒冷矣。

二。知道人說夢曰。寶玉如主司。金釵十二爲應試諸生。迎春探春惜春。似迴避不入闈者。湘雲李紋李綺。似不屑作第二想。竟不入闈者。岫烟寶琴。業已許人。似隔省遊學生。例不入闈者。紫鵲鶯兒。似已列副車。臨榜抽出者。寶釵似頂冒而僥倖中式者。襲人似以關節中副車者。其餘諸婢。似錄遺無名。欲觀光而不能者。吾謂黛玉似因奪元而被擯者。可卿似進場後斃於號舍者。妙玉鴛鴦。似弗工時藝不及入闈者。金釧晴雯。似犯規致黜者。平兒香菱。似佐雜職不許入闈者。五兒似繳白卷者。小紅似不得終場者。芳官四兒。似未入泮。不敢入場者。他若李紈尤氏鳳姐諸人。皆紛紛送考者耳。

又云。賈赦色中之厲。鬼賈珍色中之靈。鬼賈璉色中之餓。鬼寶玉色中之精細。鬼賈環色中之偷生。鬼賈蓉色中之刁鑽。鬼賈瑞色中之饒癆。鬼薛蟠色中之冒失。鬼吾謂秦鍾色中之倒運。鬼湘蓮色中之強鬼。賈菡色中之倒塌。鬼焙茗色中之小鬼。

賈媼生二子一女。赦之出也。愛其媳政之出也。愛其子敏之出也。愛其女其爲愛也。公而溥。小說家結構。大抵由悲而歡。由離而合。是書則由歡而悲。由合而離。遂覺壁壘一新。

(總評終)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讀花人論贊

賈寶玉贊

寶玉之情。人情也。爲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爲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而適爲寶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談笑中。哭泣中。幽思夢魂中。生生死死中。徘徊纏綿固結莫解之情。此爲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惟聖人爲能盡性。惟寶玉爲能盡情。負情者多矣。微寶玉其誰與歸。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我故曰。寶玉。聖之情者也。

此龍門得意之筆也。不圖於小品中見之。

梅閣

林黛玉贊

人而不爲時輩所推。其人可知矣。林黛玉人品才情。爲石頭記最。物色有在矣。乃不得於姊妹。不得於舅母。竝不得於外祖母。所謂曲高和寡者。是耶非耶。語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其勢然也。於是乎黛玉死矣。

結句七字。無限感慨。無限深情。令古今天地才子佳人。英雄豪傑。一齊淚下。我欲哭矣。

梅閣

薛寶釵贊

觀人者。必於其微。寶釵靜慎安詳。從容大雅。望之如春。以鳳姐之黠。黛玉之慧。湘雲之豪邁。襲人之柔姦。皆在所容。其所著未可量也。然斬寶玉之癡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斷故人熱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與至若規夫而甫聽讀書。謀侍而旋聞潑醋。所爲大方家者。竟何如也。寶玉觀其微矣。微而婉。正而嚴。從知於古今人。不曾放鬆一個。

梅閣

史湘雲贊

處林薛之閒。而能以才品見長。可謂難矣。湘雲出而顰兒失其辨。寶姐失其妍。非韻勝人。氣爽人也。惟是遭際早厄。與顰顰共不辰之憾。宜乎同病相憐矣。而乃佐襲人詆寶玉。經濟酸論。厭人聽聞。不免墮幾窠臼。然青絲拖於枕畔。白臂撩於牀沿。夢態決裂。豪睡可人。至燒鹿大嚼。綢繆酣眠。尤有千仞振衣。萬里濯足之概。更覺豪之豪也。不可以千古與。

英雄本色。名士風流。文之不可揜如此。梅閣

賈探春贊

可愛者。不必可敬。可畏者。不復可親。非致之難。兼之實難也。探春品界林薛之閒。才在鳳平之後。欲以出人頭地。難矣。然春華秋實。既溫且肅。玉節金和。能潤而堅。殆端莊雜以流麗。剛健含以婀娜者也。其光之吉與。其氣之淑與。吾愛之。旋復敬之。畏之。亦復親之。

祥光繚繞。瑞氣氤氳。花中之牡丹也。梅閣

薛寶琴贊

薛寶琴爲色相之花。可供可嗅。可畫可簪。而卒不可得而種。以人閒無此種也。何物小子梅。得而享諸。雖然。蘆雪亭之雪。非卽薛寶琴之薛乎。櫛翠菴之梅。非卽梅翰林之小子梅乎。則白雪紅梅。天然配偶矣。惜乎園中姊妹。脩不到此也。爰醒其意曰。玉京仙子本無瑕。總爲塵緣一念差。姊妹是誰脩得到。生時只許嫁梅花。

清微澹遠。梅閣

平兒贊

求全人於石頭記。其維平兒乎。平兒者。有色有才。而又有德者也。然以色與才德。而處於鳳姐上。豈不危哉。乃人見其美。鳳姐忘其美。人見其能。鳳姐忘其能。人見其恩。且惠。鳳姐忘其恩。且惠。夫鳳姐固以色市。以才市。而不欲人以德市者也。左傳國策而相忘若是。鳳姐之忘平兒。與抑平兒之能使鳳姐忘也。嗚呼。可以處忘主矣。

漢之留侯。明之中山。差足以當之。真能一粒粟。現大千世界者。梅閣

鴛鴦贊

司馬子長有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是乎。死之必得其所也。鴛鴦一婢耳。當赦老垂涎之日。已懷一致死之心。設使竟死。何莫非真氣節。然古今來以此自裁。卒湮沒而不彰者。何可勝道。彼鴛鴦何以稱焉。則泰山鴻毛之辨也。死而有知。不當偕母入賈氏之祠乎。他年赦老來歸。將何以爲情也。

史云。大家夫婦。未知死所。死固有所。但恐求之不得耳。若鴛鴦者。殆鄭子產所謂得其所哉。梅閣

紫鵲贊

忠臣之事君也。不以羈旅引嫌。孝子之事親也。不以螟蛉自外。紫鵲於黛玉。在臣爲羈旅。在子爲螟蛉。似乎宜與安樂。不與患難矣。乃痛心疾首。直與三閭七子同其隱憂。其事可傷。其心可悲也。至新交情重。不忍效襲人之生。故主恩深。不敢作鴛鴦之死。尤爲仁至義盡焉。嗚呼。其可及哉。

可以教孝。可以教忠。令人正襟危坐讀之。梅閣

芳官贊

芳官品貌似寶釵。豪爽似湘雲。刁鑽似晴雯。穎異似黛玉。而其一往直前。悍然不顧之概。則又似鴛鴦。尤三姐合衆美而爲人。是絕人而爲美也。人閒那得有此。然不有應鷗之王夫人。其墮落亦未可究竟。夫

人之狂暴。夫人之慈悲也。不識佛如來。其母能容否。

無端幽緒。一片慈音。文生情耶。情生文耶。梅閣

晴雯贊

有過人之節。而不能以自藏。此自禍之媒也。包舉不少。晴雯人品心術。都無可議。惟性情太急。語言犀利。爲稍薄耳。使善自藏。當不致遂死。然紅顏絕世。易啓青蠅。公子多情。竟能白璧。是又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者也。絕世非神。非自愛而能若是乎。

節短韻長。列贊中有數文字。梅閣

金釧贊

金釧金簪落井之對。與漢高祖對楚霸王。龍駒龍馭之喻。相彷彿。顧霸王不殺高祖。而王夫人已殺金釧。是啗啞叱咤之雄。尙慈於持齋念佛之婦也。於是乎殺機動矣。大觀園之禍。亟矣。讀石頭記者。且不暇爲金釧惜也。

賈迎春贊

才者造物之所忌也。則德尙已。然女子無才。謂之有德。若迎春者。非其人耶。何所遇之慘也。說者以爲非賈赦遺孽。不至此由是言之。婚姻之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賈惜春贊

人不奇則不清。不僻則不淨。以知清淨法門。皆奇僻性人也。惜春雅負此情。與妙玉交最厚。出塵之想。端自隗始矣。然玉不去則志終不決。恐投鼠者傷器也。非大有根器而能若是乎。彼夫柳怒而花墮。鶯讒而燕妬者。真塵且俗耳。奇僻何負於人哉。或云妙玉之去。惜春與知之。

妙玉贊

妙玉之刼也。其去也。去而何以言刼。混也。何混乎爾。所以卸當事之責。而重刼盜之罪也。何言乎卸當事之責。而重刼盜之罪也。妙玉壁立萬仞。有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概。而爲包勇所窘辱矣。其去也。有恨其不早者。而適芸林當事。刼盜鬧事之日。以情論。失物爲輕。失人爲重。以案論。刼財爲重。刼人爲輕。相與就輕而避重。則莫若混諸刼。此賈芸林之孝裝點成文。而記事者故作疑陣也。不然。其師神於數者。豈有勸之在京。以待強盜爲結果乎。且云以脅死矣。而幻境重遊。獨不得見一面。抑又何也。然則其去也。非刼也。我故曰。殆易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與。其來也。吾占諸鳳。其去也。吾象諸龍。

語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吾易之云。地如無陷地常平。此翁吾患其易老。此心吾見其常平。

秦可卿贊

可卿。香國之桃花也。以柔媚勝。愛牡丹者愛之。愛蓮者愛之。愛菊者亦愛之。然賦命羣芳爲至薄。女子忌之。故談星相者。以命帶桃花。面似桃花爲病。可卿獲於人而不獲於天。命帶之乎。亦面似之也。愛可卿者。并怨桃花。

風雅絕倫。梅閣

香菱贊

香菱以一慙。直造到無眼耳鼻舌心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故所處無不可意之境。無不可意之事。無不可意之人。熙熙然。蓮花世界也。其殆袁寶兒後身乎。何遇之奇也。然一爲煬帝妃。一爲獸霸王妾。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名貴一也。且安知今之王。不卽古之帝與。嘻嘻。

似歌似哭。究竟是歌是哭。吾欲哭矣。吾不能歌矣。

梅閣

侍書贊

以詞令見長者。除鳳姐。俚俗外。如黛玉之新穎。湘雲之豪爽。探春之壯麗。平兒之端詳。類皆一時選然。總不若侍書對黃善保家數語。尤爲珠圓玉潤。味腴韻辣。使人受不得辭不得。竊謂黛玉近於騷。湘雲近於策。探春平兒近於史。若侍書其寢食於盲左者乎。可與康成婢抗衡矣。

藕官贊

以真爲戲。無往而非戲也。以戲爲真。無往而非真也。惟在有情與無情耳。藕官多情。故以戲情爲真情。因是由戲入真。由真入魔。由魔入惡。而患且不測。非遇多情公子。其能已於禍耶。夫人不幸而多情。又不幸不獲多情而相與言情。則甯無情而已矣。然豈我輩之所爲情哉。

一片天機。一點真機。一味道機。佛法不與焉。

蕊官荳官葵官贊

冤死狐悲。物傷其類。此義氣也。然末俗儉薄。往往有視沈溺不救。又從而下石者。未嘗不在讀書談道之儒。此無他。利害分明之過也。蕊官等惟不知利害。故不避死生。一時義氣激發。直與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同其梗概。以小喻大。不難執干戈以衛社稷也。禮失而守在夷典亡。而求諸野。蕊官諸人。顧可少乎哉。

說得如許關係。范文正公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此物此志哉。梅開

秋紋贊

國士衆人之說。可以施之常人。不可施之君父。以臣子但知感恩戴德。不知其他也。秋紋。丫鬟中衆人耳。借他人之餘光爲自己之福澤。亦可悲矣。而乃感恩戴德言不足而長言長言不足而反覆言任他人譏。